

## 第七章 真相

入春后的最后一波寒流在扬子江下游上空耗尽锐气，摄氏15度的气温连续几天在上海徘徊，宣示春暖花开的统治，已经按部就班地到来。出门时，人们不再诅咒恶劣的天气。日渐见长的日照，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为早早起床抱怨。

1912年3月31日上午，也就是姚荣泽案第一次开庭后的第8天，中华民国第一案的审讯进入最后阶段。

30名毫无笑容的法警站在南市市政厅的汉玉台阶前，组成一道人墙，挡住前面广场上看热闹的人群。人们因为审判大厅已经被旁听者爆满，不得不站在屋外等候从审判厅里传出最新消息。到底谁是杀害周实的凶手？到底姚荣泽会不会被判极刑？到底陪审团会不会达成一致意见？谣言、猜测、小道消息在人群里，就像有小石块不断扔入池塘，激起一波波声浪。除此之外，他们还见证了本庭的审官、控辩方律师、陪审团成员、证人、在押嫌疑犯的入场。

两个小时前，污点证人余尔在法警陪同下，来到市政厅，刚好在这个时候，押载姚荣泽的警车也到达现场。就在姚荣泽下车消失在市政厅的边门之前几分钟里，余尔挤过围观的人们，通过法警跟姚荣泽传话，希望自己能在开庭前跟姚荣泽讲几句话。

“不，我不想见他！”

舅舅姚荣泽斩钉截铁的拒绝，清清楚楚地传入外甥余尔的耳朵。说话的时候，舅舅还给了外甥一个轻蔑的白眼。

这辈子跟舅舅重新修好没有希望了。余尔抱着悲哀的心情在审判大厅的证人席上坐下，心不在焉地看着主审官陈贻范宣布开庭后，呈审官容定、律师、其他证人一一上场

下场，直到杀害周实的新凶嫌被传登场。

特别法庭的审官团原来估计需要20天时间，才能通过两块金锁片的线索，找到杀害周实的真凶嫌，并将真凶嫌押来上海受审。但是余尔供出真正的凶嫌是自己的孪生兄长余益后，特别法庭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驻在沪宁铁路的英国海军陆战第四团借来电台和汽车，用6天6夜时间，昼夜兼程，把余益从山阳县逮押上海。

余益胡子拉渣、头发蓬散，站在被告席上，虽然穿着辩护律师巢堃今天早晨为他准备的新绸袍裤和布鞋，却掩盖不住风尘勃勃、疲惫不堪的神色。同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姚荣泽相比，显得额外难看。

出庭前，姚荣泽经过巢堃指点，作了刻意打扮。花白的胡子和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皱纹很多的皮肤用肥皂擦洗的干干净净，深蓝色的呢马褂套在湖青色的绸袍外，脚上穿着黑缎白底新布鞋，让人看上去像一个没穿制服的资深国家官员，认认真真地来到法庭讨论公务。这就是巢堃想要姚荣泽给陪审团的印象。

自从得知外甥余尔供出孪生外甥余益为杀死周实的真凶后，姚荣泽无法接受这个打击，他晚上睡不好觉，没完没了地做恶梦，每次从梦里醒来，冷汗沿着他苍老、憔悴的脸颊流下，浮肿的眼圈上出现了深深的黑印。于是精明能干的巢堃向看押所申请获得允许，开庭前的五天里，天天给姚荣泽吸鸦片，彻底改善姚的睡眠和精神面貌。使姚荣泽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山阳县的社会安宁，自己是无辜的，陪审团一定会给自己一个公道的说法。

对于押到上海不足12小时的余益，巢堃在出庭前的嘱咐，是根据一个崭新的策略而定的。这个策略就是，即使控方的起诉属实，姚荣泽舅甥三人在这件命案里的所做所为，事出有因，并非那么不堪。现在，余益正在被告席上答复呈审官容定的问话，在巢堃看来，也就是余益正在展开自己的策略。

余益一上场就毫无悬念地承认他在魁星楼的阁楼杀死了周实。在时间、地点和控方

证人的指证完全吻合的情况下，容定把问题集中到造成这件命案的动机上来。

“被告余益，你从实告诉本庭，去年11月17日那天，是你自己，还是别人要你去魁星楼跟周实先生见面的？”

“是我舅舅姚荣泽叫我去跟周先生见面的。”

“那么，杀死周实先生，是你的本意？还是姚荣泽叫你做的？”

“舅舅告诉我，如果周实先生不答应我们的条件，为了山阳县的安定，必须除掉周先生。”

审判大厅轰地响起一片谴责声，其中夹着周阮两家家属的哭泣声。主审官陈贻范使劲摇手铃要求保持肃静。

“什么条件？”容定问。

“如果周先生肯收下4千两银子，从此不再讨旧账，一切圆满结束。如果周先生不依不饶要讨旧账，我就只好下手了。”

“什么旧账？”

“山阳县光复前，周阮两位拿着一袋南洋珍珠到钱庄来换钱，。。。”

“打断一下，是你弟弟余尔上班的那家钱庄？”

“是的。”

“你也在那家钱庄上班吗？”

“从来没有。”

“接着讲下去。”

“他们要换3万两银子，但是那袋珍珠不值那么多钱，钱庄里也拿不出那么多银子，所以只换给他们6千两银子，那桩交易是我弟弟余尔办的。光复后，周阮两先生找我舅舅，说当初6千两银子给的太少，是欺负革命党，钱庄应补给剩余的2万4千两银子，军饷等着急用。”

刚才喧闹成一团的旁听观众被余益的故事深深吸引，现在审判大厅里鸦雀无声。

容定停止向余益问话，转而问证人席上的余尔和那家钱庄的账房，进一步得知姚荣泽是这家钱庄的股东之一，其他股东都是山阳县的名流。这家钱庄在前清时曾代办跟县衙财务有关的银钱往来，是山阳县最大的金融机构。对于周阮提出补给2万4千两银子的要求，钱庄股东们认为最多再补给4千两银子。于是，就产生了那个周实没能接受因而送去性命的条件。

“证人余尔，周阮两位先生已经去世，除了钱庄里的人以外，你能向本庭提供其他证人，证明那笔南洋珍交换6千两银子的交易真的存在吗？”容定和其他审官商议后，向污点证人余尔提出一个问题。

“能。坐在那里的罗先生知道那笔交易。”

余尔指的是发生命案那天跟随周实去山阳县魁星楼开会的罗同学。于是这位被控方律师请来指证被告凶嫌的控方证人，身不由己地变成了辩方证人。

罗同学的证词是从一群革命党人在光复前的秘密工作说起的。简直跟流浪汉一样，他们每天必须变换住处，单凭暗语，不跟房东打招呼就入住或搬出别人的家里。接头的暗语从“共和前夜”换来换去，最后换成“我饿了”等等。为了不给满清留下追查的票据痕迹，大宗革命经费通常换成珠宝，让周阮两人随身带着，像走私犯一样，翻山渡水，冒着大雨风寒，避开人烟稠密的地方，到达山阳县后换成现银，用来购买军火，招兵买马，准备响应武昌首义。光复前，最后一次发来的经费是一袋南洋珍珠，照罗同学和另一位命案证人王同学的话来说，周阮两学长告诉他们这袋珍珠值3万两银子，所以找到山阳县最殷实的钱庄去换银子。

“换银子的时候，你在场吗？”容定问罗同学。

“我和王同学护送周先生到钱庄门口，没有跟周先生进去。”

“后来呢？”

“后来，周先生很生气地出来了，送他出门的就是这个余益，不，是那个余尔。出来后，周先生告诉我们，才换来6千银子。他很生气。”

“所以，罗同学，你确定有珍珠换6千两银子这回事？”

“我说这事就像我亲眼看到那么确定！”

罗同学的证词，使审官团相信凶嫌余益、污点证人余尔的故事是可信的。在拼凑整个命案的长链中，容定觉得还缺少几环。他传被告姚荣泽上来。

不知是因为鸦片发生的镇静作用，还是今日开庭后的一切确实像巢堃预先告诉他那样的在展开，被告姚荣泽对两个外甥指向自己的证词没有表现出丝毫惊慌和恼怒，反倒是看起来挺有精神地走到审官台下来。

“被告姚荣泽，你从实告诉本庭，你是否参与补给周先生4千两银子的决定？”

“是的。从山阳县最大的钱庄，只能抽去4千两银子，才不会造成市面大乱。”

“是你一个人这么决定的吗？”

“不，是钱庄股东们集体决定。”

“股东们也参与决定如果周先生不接受你们的条件就杀死他吗？”

“没有。股东们只是授权我便宜行事。”

“被告姚荣泽，你派遣余益，而不是余尔，去魁星楼和周实开会，目的就是想利用他们孪生兄弟长得一模一样，混淆事后的追查？”

“是的。他们兄弟俩从小在我家里养大，是我最信得过的人。我以为只有派余益去魁星楼，让余尔留在钱庄这个办法，才能瞒混过去。”

“为什么你认为在命案现场的其他人不会直接指证余益？”

“余益在乡下替我管田庄，很少上县城。山阳城里的人只认识余尔，不认识余益。审官大人，我这么告诉你，不是想隐瞒真相骗取无罪，而是我对周阮两位先生的死实在有愧，不想在悔恨中了此余生。”

姚荣泽向法庭承认的事情，特别是那种有问必答、答超所问的合作态度，大大出乎审官团和控方律师团的意料。他为什么要把最大最终的罪名往自己头上套呢？这跟第一次开庭时，他跟另一名被告余尔把魁星楼的命案同自己切割得一干二净的态度相比，转变太大了！坐在控方律师席上的首席律师金泯澜十分不解，但是当他的目光看到坐在对面陪审席上的陪审员们一一露出赞赏的表情时，他明白了自己的留日同学和对手辩方律师巢堃想达到的目的。

姚荣泽不愧为老练的官僚，善于察言观色，当他看到陪审员的表情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变化时，又向容定添了一句：

“审官大人，我更不想让我的两个外甥当替罪羊。所以，我说的句句属实。”

审判到此，法庭上的各方都觉得可以结案了。对于审官团来讲，去年11月17日发生在山阳县的那件命案，来龙去脉已经一清二楚；对于控方律师来讲，起诉书上的指控已经获得证实，被告姚荣泽毫不含糊地承认指使人杀害周实、阮式这一事实；对于辩方律师来讲，姚荣泽今天的证词，扭转了把余尔故意错当成凶嫌给陪审团造成不可信任的恶劣印象。

于是，主审官陈贻范问陪审团：

“各位陪审员先生，你们对本案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请把问题写在纸条上递过来。”

对于陪审员来讲，审官容定和控辩双方律师不仅问答了自己想问的问题，而且问答了自己没有想到的问题。

陪审员们不动程度地摇头，表示没有问题要提。

“很好。现在我宣布本庭进入陪审团表决前的最后一项内容。请控方律师、辩方律师、被告，向陪审团发言。请记住，这是你们在本庭最后一次发言，之后，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就要向上诉法庭去讲了。控方律师，你们准备好了吗？”

其他三位控方律师向金泯澜点点头，后者拿起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离开控方律

师席，来到陪审团前。

金泯澜的发言是从姚荣泽的供词与起诉书相符这一事实开始的。

“陪审员先生们，在过去8天里，经过三次开庭，你们瞭解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杀人凶案。这件凶案发生在去年11月17日和18日，站在你们面前的本案被告姚荣泽(指指被告席)，为了一袋珍珠交换多少银两的分歧，指使别人杀害了周实先生和阮式先生! 诸位都要么有亲身从商经历，要么听说过别人的从商经历，诸位有没有听说用杀人来解决商务分歧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便宜行事’处理商务是包括杀人这一手段的吗? 凶案的两位死者周实先生才26岁! 阮式先生才22岁! 这么早就英年断折，就是因为本案被告姚荣泽滥用职权，丧心病狂，无视法律，草菅人命!”

接着，金泯澜向陪审员们简叙了周阮两人出类拔萃的人品和经历。

周实，山阳县人，17岁中秀才，22岁考入南京两江师范，文才横溢，著有剧作《水月鸯》、北曲《清明梦》、和上百首忧国忧民的诗词。宣统元年(1909年)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去年回家乡秘密组织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集合几千人宣佈山阳县反清独立。

阮式，山阳县人，16岁中秀才，17岁以榜首成绩考取南京宁德师范学堂，去年回到家乡和周式组织淮南社，加入同盟会，成立学生队的革命武装，响应武昌起义，用武力达成山阳县反清独立。

最后，金泯澜引用了孙文临时大总统悼念周阮的挽联：“喋血于孔子庙中，吾道将衰，周公不梦；阴灵绕淮安城上，穷途痛苦，阮籍奚归?。”

金泯澜的发言在旁听席和证人席上引起一片啜泣声，陪审团上三分之二的成员掏出手帕擦眼泪，审官们脸色异常严峻，连被告席上的两名被告都引人注目地眼圈发红，脸露悲伤。

“诸位先生们，”金泯澜最终向陪审团大声呼吁，“谁在这件案子里有罪已经再清

楚不过了。投票表决时，不要忘记，山阳县的百姓在看着你们，周阮的同志们在看着你们，周阮的英灵在看着你们！万万不要辜负周阮的英灵啊！”

说到这里，金泯澜右手举起合拢的笔记本，作了一个加重语气的动作，然后放下右手，向陪审团、审官团、旁听席各鞠一躬，退回控方律师席去。

巢莖在主审官陈贻范示意下，来到陪审团前。他用很配合全厅气氛的悲愤语气开始发言。

“很不幸，在过去8天里，我和各位一齐听到了一场命案悲剧的倒叙。在这场悲剧里，两位优秀革命英才周实先生和阮式先生失去了生命，而使他们失去生命的责任，我的当事人姚荣泽先生已经承担了。我觉得，在各位对此投票表决前，有一件事情跟各位沟通一下，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发生这件不幸命案的背景。”

巢莖要讲述的是山阳县在发生周阮组织的反清革命后，为了成立新政府，当地社会名流经过投票，推选前清山阳县令姚荣泽出任民政长，继续负责当地的民政事务，推选周阮两人负责宣传和教化全县的革命思想，这样的分工是有案可查的，控方证人罗王两同学可以证明这点（罗、王两位同学点头）。作为负责当地民政事务的最高长官，姚荣泽有责任处处为当地社会的安定着想，尤其是在革命初起，人心浮动，需要安定人心的时候，更应该这样想这样做，对吗？而不能补偿周阮2万4千两银子的决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做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相关的钱庄是山阳县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如果钱庄被掏空了，山阳县的市面就会出现波动，这是身为民政长的姚荣泽最担心的事情。当然，光是出於稳定市面的考量，并不给予姚荣泽足够的理由去杀害周阮两先生。真正促使姚荣泽下决心要除去周阮两人的是发生在命案之前2天的一件事情。

“诸位大概都记得，”巢莖把声音提高8度，“第一次开庭时，控方证人罗同学曾告诉大家，在命案发生2天前，阮式先生带着学生队去过姚家，拔出手枪，威吓姚荣泽先生3天后务必缴出钱粮，不然军法从事。如果，各位记不清这件事的话，我恳请各位看一

下第一次开庭时的庭审记录。”

巢堃说着，把预先抄好的10份庭审记录递给每位陪审员。

“为了节省时间，请各位翻到打红钩的那一页，看看那天的记录，跟我刚才说得是不是一样？大家都看到那段记录了，对吗？在发生阮先生威吓姚先生的这件事情后，姚荣泽先生觉得一方面他不能答应拿出2万4千两银子给周阮作军饷，另一方面3天后缴不出钱的话，革命党人要取他的性命。两难之下，姚先生为了自保，才出此下策决定除去周阮两位。不过，即使在作出这个不幸的决定后，姚先生仍然抱着不要发生这种惨剧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余益在出手前，先问周实先生能不能接受4千两银子的原因。诸位先生们，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有过不得不采取某种下策的经历，只是我的当事人姚荣泽先生非常不幸，他不得不采取的下策是结束周阮两先生的生命。”

巢堃说完，向陪审团、审官团、旁听席各鞠一躬，退回辩方律师席去。

从陪审员们陷入沉思的表情，控方律师们感觉到巢堃的发言，已经把陪审员们从悲愤的情绪中一点点拔了出来。

姚荣泽在全庭千目所注之下，由法警（形式上）押着，走到陪审团前，开始他的最后发言。

“各位先生，我是满怀惭愧、懺悔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的。过去的8天里，我都没有睡好觉，因为我知道我做了无法弥补的坏事！周实、阮式两位山阳县的英才，因为我这个父母官，丢了性命，我难辞其咎。”

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姚荣泽用诚恳的语气称颂周阮两位死者的生平。从他们的好家世说起，何等的书香门第，家风淳朴；又说到他们本人天智聪明，如何勤奋读书，学业如何出类拔萃，才气如何名誉天下，给乡里挣光；再说到他们如何离开家乡，接触革命思想；最后说到他们如何学以致用，返回家乡，引领革命。总之，如果换一个场合，听到姚荣泽的这番话，听众会觉得，这是一位敦厚的长辈在娇傲地介绍自己的两位了不起的晚

辈。

经过这番富有感情的铺垫后，姚荣泽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

“跟周阮两位先生相比，老朽我对革命呀、共和呀、选举呀，这类新事情，在光复前实在知道的太少。我只知道作为父母官，如何保境安民。所以，山阳县光复的那一天，老朽不知所措，第一个念头竟是想逃离山阳，回安徽老家去。是周阮两位先生对我晓以大义，组织乡人推选，才使我得以出任民政长。不夸张地讲，周阮两位先生是我加入共和的带路人。那时候，我觉得虽然他们比我年轻，他们懂得比我实在太多，我是以学生待师长之礼敬他们两位的。”

那么姚荣泽跟周阮两位的关系是如何从亲密走向对立的呢？

“在山阳，周阮两先生跟我之间最初是这样分工的。原来的县衙事务，从收纳钱粮到街坊治安，归我管。开办新学堂，到四乡宣传革命思想，归周阮两先生管。开始，我们合作得很好，四乡安稳，人人高兴。麻烦是从两个都督府同时向山阳县征缴军饷开始的。老朽我是前清旧吏，总以为我的上司应该是知府衙门，再上头该是道台衙门、省抚衙门，如何用山阳县一县的财力应付两个上司的征调，这实在是难办的差使。。。”

说到这里，姚荣泽好像舌头打结，费力地咳嗽一下，清清喉咙，才继续说下去：

“我去请教周阮两位，这事该怎么办？不料他们很不体谅，说我对待革命政权，不如对待满清政权那么卖力，要山阳县多拿钱出来是应该的，因为一袋值3万两银子的珍珠在光复前被钱庄压价成6千两银子，只要钱庄把2万4千两银子的差价补上，两个都督府要的银子就有着落了。无奈之下，我招集钱庄股东开会，向钱庄借钱，可是股东们不同意，说我是山阳县的民政长，有责任保境安民，如果从钱庄抽去那么多银子，造成山阳市面混乱，我就是渎职！反过来逼我去向周阮两位交涉。也就在这个时候，阮式先生带着学生队到我家，拔出手枪顶着我的这里，”姚荣泽指指前额，“对我说，三天后，如果我筹不出钱，就把全县的钱粮账本交给他，由他按账本上的数目，找有钱人家按家按户去摊派军饷，不

然的话，小心我的脑袋。我说的这些，句句是实话，坐在那里的两位同学，他们当时都在场，可以作证我说的对吗？（罗王两同学点点头）诸位大人，那时我真是逼得走头无路。要借银两，没有！不交银两，交账本！不交账本，交脑袋！真是难煞老朽。。。 ”

姚荣泽的声音越说越弱，最后变成呜咽。他掏出手帕，又是擦泪，又是抹鼻涕，挣扎一番，才恢复发声：“实实在在，出于无奈，我才决定用周阮两位的性命，去换山阳县的安宁。我这么做，对不起周阮两先生的家眷，对不起听我使唤的余益、余尔兄弟，对不起惹上血案的我的部下。我一个前清旧吏，追随共和革命，才疏学浅，实在想不出当时还有没有其他解套的办法，请各位青天大人定罪时明察呀。”

姚荣泽说着双膝跪下，东东东磕了三个头，然后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法警的搀扶下回到被告席去。

整个大厅在姚荣泽说话的时候几次爆发大片嘘声或跺脚声，但是在他说出最后一段话时，全厅鸦雀无声，人人都被一个50多岁老人的懺悔求饶而感染。

主审官陈贻范请10位陪审员站起来。

“各位陪审员先生，接下来，就要请各位退入门后那间小房间讨论并表决本案的被告是否有罪，有罪到什么地步。请记住，各位是中华民国，也是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行使这种权力的陪审员，请各位好好珍惜。各位共有10人，如果表决结果是5票对5票的话，我只好宣佈本案误审，然后本庭就要重理起诉书，重组陪审团，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情况。你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请吧。”

法庭书记员带着10位陪审员退入小房间。主审官陈贻范宣佈休庭两个小时。

审判大厅犹如揭开盖的粥桶，一片沸腾。有人忙着去上厕所，有人小跑步到屋外向广场上等候的人群通报消息，有人吸烟养神。更多的人在为判决打赌，他们分成很多一二十人的小圈子，有的赌姚荣泽会判死刑，有的赌姚荣泽会判无期徒刑或二十年或十年，对于余益，他的存活率在过去几小时显然增加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被告席上的姚荣泽在不

停擦汗。

“审官团入席! 全体起立, 肃。。。静!”

当主审官陈贻范居中、呈审官容定居右、呈审官蔡寅居左, 在审官席的长桌后再次坐下时, 全厅的人们早已各就各位, 殷切地等待这场民国第一案的最后落幕。

“陪审团入场。”陈贻范宣布。

法庭书记员打开边门, 请10位陪审员走出来, 回到陪审席上坐下。

一个姓李的陪审员因为嗓门大, 被推选为陪审团代表, 宣读陪审团表决结果:

“中华民国特别法庭陪审团以7票对3票表决如下: 本案发生在光复未定、法序扰乱之际, 被告姚荣泽有应得死刑之罪, 尚有可原实情; 被告余益受姚荣泽指使, 有从犯之罪, 无主犯之责。禀请法庭予两人减刑。”

陈贻范通过书记员, 取得陪审团表决结果的纸条, 重新看了一遍。他和容定、蔡寅低声交谈, 达成共识, 于是用最庄严的苏州口音的官话大声说:

“根据陪审团表决结果, 本庭判决被告姚荣泽死刑, 被告余益二十年徒刑, 参考陪审团意见, 对两犯行刑暂缓执行, 禀请中华民国大总统量情裁决。”

旁听席上顿时大吵大嚷起来, 没有人再去理会陈贻范宣布特别法庭已经完成司法部赋予的全部工作, 现在圆满落幕等官冕堂皇的结束语。人们站立起来, 你推我挤, 涌出屋外, 向广场上的人群报讯。留在大厅里没走的人们, 形成一片悲喜交杂的景像: 有人眉花颜笑, 勾肩搭背, 相互握手以示庆祝; 有人愁容满面, 无精打彩, 一脸阴沉; 还有的人一声不响, 独自叹气。。。

审官们回到休息室, 将审判大厅的喧闹关在几道门外。

休息室的桌上, 市政厅的茶房早已摆好了中西茶点、烟酒水果。

蔡寅拿起热手巾, 使劲地擦脸。

“亚力山大, 今天你可以早点回家了,” 陈贻范自从成立特别法庭后第一次用英文

名字称呼正在脱去法袍的容定。

“伊文(陈贻范的英文名Ivan)，我太太早已习惯我很晚回家了。”

DRAFT